金華黃先生文集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十　續稾七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記

新城縣學大成殿記

新城縣有學昉於唐中宗時其禮殿則後四百八十年宋乾道間縣令耿君秉所建也繼耿君者劉君景脩謝君夢生張君德逵皆甞繕葺之逮國朝大德七年又一百三十年矣縣尹魏君榮欲謀改作而力有弗給僅克營其齋廬門廡而止仍紀至元之六年令達魯花赤來莅縣事下車之初展謁于先聖視其棟宇摧敝支拄架漏垂將覆壓大懼無以庇俎豆毅然以興造為己責遂緩俸資用為衆倡官僚佐吏咸樂相其役有力而好事之家攸助恐後於是撤故禮殿而新之仍大舊規加其廣者四尋增其崇者一仞礱斲藻繪悉中法式儀象有嚴器服畢具

以至正元年夏五月始事秋八月訖功其月上丁釋奠于新廟諸生駿奔執事惟謹邑里秀民觀者就列靡不觀感興起而相與詠歌賢侯之德非直土木之壯麗足為夸美也竊惟古者有學而無廟故孔子之廟終漢世不出闕里至唐而州縣學皆得廟祭孔子為先聖其後學之廢興不常而廟以通祀著於今莫之有改宋初州縣未有學而新城在唐已先有學歷五季而獨完者學依乎廟而存也矧今承平寖久治教休明廟學之制於斯大備有土有人者能汲汲致其力焉可謂知化民成俗之本也已是役也教諭苟省孫實身任之而俾士人馬章總其役費之出納會有　詔遵舊典用科目收天下士章充賦而來首取鄉薦為言詩者第一省孫既馳書來請記且謂章之榮名有司乃賢侯作興之效宜牽聯得書嗚呼孔子之道推而極之至於

位天地育萬物皆士之分也文運初復禮殿聿新仰瞻睟容如
親薰炙勿忘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至庶幾不負賢侯風厲
作成之意矣同志之士尚無忽諸達魯花赤唐兀氏名天祐泰
定元年進士也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尚
矣前教諭蔣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
首以興學爲務勒褒封之辭以昭　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
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尋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
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罇爵簠簋豆登罍勺槃坫之
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
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

今達魯花赤與侯下車同日克篤於寅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伸其所欲為僕居其間雖無能為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朞月而庭無滯訟姦豪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於公署賔館亭臺庫廄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願舉其所重為之記它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為禮也略為器也容不必備今既廟事孔子在著令為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于四方而偏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享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考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之當為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魯花赤名字聞奚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君名子陽子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

及助錢者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祈俎升觴而已其為禮也畧故其用樂之始莫得而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為合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於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於太學開元之宮懸僅設於兩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晟始頒行于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蓋至是而州縣學有事于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 國家有因有革存其聲音物器之舊而變其稱號以新一代之觀聽今所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為縣時既立學而廟祀孔子逮版圖入職方 朝廷以其地大人夥易縣為州而廟學之制猶循其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久寘弗講至正元年夏四

月陳侯某求知是州首務興舉學政問其籍則為士者百家為田者萬為畝問其春秋之事則有牲幣而無樂侯為之惕然與寮佐延諸儒共圖之僉言儀真有周君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於雲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侯即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導和不和不足為樂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於伶人賤工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淆惡足以致和哉苟徒捐厚費而飾虛文僕弗為也侯曰作樂以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為考其數度齊量範金為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琴瑟亦悉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指畫而為之集諸生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合奏焉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陳某以狀來屬予書於麗牲之石用垂永久蓋古之設教莫重於樂非止用于釋奠

也侯之於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通其義者相與討論之可不謂知所本乎諸君子從侯脩其時事周旋升降於堂序之間必有聞其樂知其德而鼓舞于鳶魚飛躍之下者矣是舉也有功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闕典而已可無書乎

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尚矣合廟學為一而俾醫師領其祠事有司以春秋之季發公帑具祭料而折俎升觴焉令制也蓋三墳之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録又多恠迂鄙野而爽於用能推其所承傳而措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為然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有託以弗泯其在茲乎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唐虞成周之君以為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援羲農黄帝氏而

尸祝之希世之盛典歟 國家仁育庶類將悉躋之壽域垂意於醫事至重而不輕崇廟祀以表章其學著在令式而偏州下邑或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為政之緩急者莫肯盡心焉浦江自版圖歸職方踰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于邑署之西南不久輒壞天曆間嘗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達魯花赤八時思濟化以廷對第二人由中祕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既興學宮以嘉惠章甫逢掖之士尋又以為今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爾隆於彼而畧於此非所以欽承

天子之命教也乃捐俸資倡衆而改作焉中為殿堂具嚴像設兩廡旁列四墉外周前植櫺星門而齋宿之次論說之所無不畢備經始於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於明年之某月書來屬溍記之溍竊惟三聖人之法被于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者若天覆

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齊和湯火箴石之施與易大傳所稱網罟耒耜衣裳舟楫臼杵弧矢棟宇棺槨均之為一事爾其不可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形容哉乃若贊侯之敬恭秩祀道宣靈休不宜無以告來者庸弗辭而為之記餘見於舊刻者茲不重出焉

海寧州三皇廟祭田記

延祐五年知鹽官州張侯克明以部使者北臯張公之命肇建三皇廟于州署之東南州故為縣時橫浦張公五世孫宣嘗主縣簿因諉以督其役明年殿成而侯以秩滿去泰定元年方侯存心繼知是州乃克施衮章以嚴像設尋增創東西廡及儀門後改號其州曰海寧而李侯懋以至元某年來知州事又為圖從祀造禮器還櫺星門前臨通衢右廟而左學齋廬庖舍次第

畢完今知州張侯允祖涖事之又明年至正二年也以政理之
暇周視其所缺自兩廡三門屬于通衢悉加以陶甓疏水為池
而環以石隄藻飾華好内外聿新士民靡不瞻仰歎息顧獨未
有田以供粢盛酒醴取具臨時幾於苟簡侯謂是非所以崇典
祀其年春三月蒇事而退爰集僚佐共轂俸貲以為衆倡俾醫
學正胡某陰陽學錄許某率其籍於醫者三十家籍於陰陽者
三百家合錢若干緡購民田若干畝有畸載以兩青册留其一
于州而以其一併券書藏于學即廟置倉儲歲入以給祀事有
餘則以待營葺之須不得輒移為它用凡出納必白於長官之
主領學事者侯欲使後人守其要束永久而弗廢來徵文以記
之謹按宋元嘉中醫始有學唐天寶間三皇始有廟學不附於
廟而廟不出於京師醫鍼按摩呪禁之師生並隸於太常而享

先代帝王之儀制名數專掌於禮部歷五季逮宋莫之有改也
我朝言醫及陰陽者乃原其所自推三皇以為先聖天下郡邑
咸得通祀焉蓋振古未及行之曠典乃今而舉之土木之役固
不止一人一日之力至於有田以祭而廟學之事斯為大備侯
之悉意於此則已勤矣若夫三聖人之道既非一藝可以名言
而其功亦無一物可以為
擬稱茲不敢復贊以一辭也姑叙其
建置之始末及其成規而為之記用告于嗣為政者焉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杭於宋為行都士之所聚為京學凡著籍其間得以類申補太
學諸生人以比古之外廱四方之士咸附集焉以厭於太學故
其規制褊迫庳陋頓出它州郡下擔簦負笈而至者殆無所容
德祐納土杭為外藩　聖化所暨無間遠邇士風之盛不減異

時廟學悉沿其舊久未有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養源堂三大字故在左右前後環以十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俊曰持正曰賓賢曰崇禮曰致道曰尚志曰養心曰率性每齋前列屋為間者五而後為爐亭題扁則文丞相天祥陳叅政文龍諸名公書之堂之北為高閣以藏書榜其顏曰尊經者
國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興所書也大德七年王教授去疾始撤尚志一齋以廣殿基至大四年倪教授淵遂撤養心率性兩齋以營學官廨舍至治元年進德興能兩齋燬於火總管忽都魯沙又即其地構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率皆圮於地勢前阻逵路後逼廛居雖欲充拓使就顯敞而遺囂煩不可得也至正二年夏細人之家不戒于火飛燎及殿檐而止持正賓賢崇禮致道四齋與廟垣外比屋而居者數十家盡燬弗存執

事者請劃學西隙地益以錢若干緡易其廢址改建論堂四年夏儒學提舉班公惟志方俾之度木鳩材而李君祁來為副提舉亟命學正錄直學等揆日庀工適當總管趙公琏下車伊始教授謝君池亦至趙公既銳然以學校為已任謝君亦克併志壹慮而趍事赴功乃徙閣於四齋之故位且為屋挾其兩旁而以堂之故位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學齋東西對峙礱石刻置閣之北數百步而為亭以覆之殿廡門廡官廳吏舍及故所有登俊一齋下至庖廩之屬仆者起之缺者完之丹采之剝蝕者飾治之屋之因舊繕葺更新創造以間計者總若干甓堂涂自門屬于閣二百餘尺土木匠傭之費為錢若干緡為米若干石悉出於贍學經用之餘未嘗以匱官勤民為士者亦無所與始作於六年冬十一月訖役於七年夏四月謝君狀其實馳書京

師屬潛記之夫政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
會乃可以合舊而圖新
今天子闡用儒雅嘉惠斯文羣臣承宣德意如恐弗及經之營
之室奇美矣息焉游焉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思而知吾之所
居廣居而位正位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
益必有感厲奮發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升其堂入其室者則賢
師師振起作新之功不止若今所記而已潛既序其工役之繁
併志所望於其士者如此云趙公至治辛酉龍飛進士今為禮
部尚書班公前集賢待制李君至順癸酉廷試第二人謝君宋
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鄉學記

覇之益津人宮君琪即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庄子弟俾肄

業其中且為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奠謁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永久爰狀其事走京師請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為之記公方有大論譔未暇如君琪請廼以狀授溍俾執筆而書之溍惟古之施教導民有本有原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郊鄉之吏去民愈近者為教愈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者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閭則人有門塾以仕焉而已者為之左右師雖閭胥弗親也故士之教不煩而民之為士者恒足賴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又生其時獨何華歟今郡邑用著令既咸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厲之厥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闊弗講雖有朴茂之質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材以取顯仕而主昌平之俟館固非有長民者之責廼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淑其

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脩泮宮而春秋不書說者類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瑛之為蓋禮之以義起而出於常事之外者也可無書乎凡廟學總為屋若干楹費錢若干緡經始於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於秋八月翰林直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琪居相望實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文學書院田記

昔州縣未有學儒先或擇勝地建精舍以講授為政者輙就而褒美之號曰書院宋初天下四書院而已然惟白鹿睢陽之有田僅見於傳記皆上之人以是而厚其養未有以一鄉之善士專任其事者其後命州縣咸立學而學校之官徧於天下書院之創置亦日增多我　朝尊右儒術以風厲乎海内聞者莫不知勸有力而好事之家往往構廣廈以崇祀事輙良田以豐廩

食其為書院者遂與州縣學參立而布滿於四方旣奉濂洛乾
淳二三大儒以爲先賢而於前代名臣山林髙蹈之士有所弗
遺凡尸而祝之者非其仕國則其鄉邑也孔子之門從游三千
速肖七十獨子游爲吳人今常熟州實其所居里南州之先賢
孰有加於子游者乎寥寥千載莫有能表顯之者州故爲縣時
孫公應時知縣事嘗爲位於學宫講舍之西偏率學士大夫及
其子弟行釋菜禮而未克爲專祠後百五十年爲今至順二年
州人曹君始出私錢買地作祠宇而闢論堂於其後列齋廬於
其旁有司因爲請於中書設師弟子員而揭以新額曰文學書
院曹君旣贍以田一千六百畆有奇恐旱乾水溢之不虞益畀
以田二千六百畆有奇其田有苗稅而無力役春秋之事得下
匱乏爲士者亦有所蒙賴而得以藏脩游息於其間爰狀其實

屬溍記之溍竊觀孫公舉曠古之缺典意甚美而爲事簡略特以先師朱子之記而見稱於人書君乃能不愛其所有而汲汲焉致力於孫公之所不及固已不易以一鄉之善士而專任樂育人材之責亦古所無頃欲以溍之蒙陋嗣爲之記而自附於朱子之末安敢犯是不韙哉惟朱子之文天下學者莫不家傳人誦之況爲其州之士而羣居於此豈無聞其緒言而興起者誠能相與勉焉朝益暮習而無苟利乎爲養之學必有異乎今世之所謂文學而不爲昔人之所謂賤儒此則朱子之所望於來者溍無庸以勸說爲也

傅氏義田記

烏傷之北鄙有義門者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長曰某過予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畮合族而食五世矣以羣從子姪之蕃

衍也歲率用八畮之入食一人而籍其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賓祭百須之費吾懼夫久且弗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吾竭吾私焉耳矣蓋得田凡若干畮别儲其入為子本而權其奇贏俟它日更購田以附益焉是不可無告來裔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

嗟乎義之名孰從生乎親親仁也因時制宜義也禮之所由起也蓋予聞之古之制禮者為之井田以同其利為之比閭族黨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邺疾病相養猶患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宗法焉而非會居聚食之謂也服窮于緦而同姓殺于袒免是以祖遷於上聖人莫能存也宗易於下聖人莫能止也戚也而日以疏勢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是疏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其勢故教易行達其本故道可久聖人惡有術以強合之哉大

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廢仁人孝子不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假區區生養之具以收聖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義云爾也充其義而仁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在乎勿替引之而已書而歸之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於百世而弗墜者耶旌異之實存乎舊記條約之凡具于碑陰茲不書

湯氏義田記

湯氏在龍泉為鉅族宋南渡時岐國公思退以文華家致位宰相族益著岐公之伯祖太中大夫稻後九世是為武翼大夫大郎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字伯韶生十三年而德祐失國遂隱不仕人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

既不仕則混迹民間務為生產作業家以苟完自奉甚簡薄而樂振人之窮急謂仁民愛物宜始於親親乃置義田以贍同族其為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任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予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匹能自業者弗預不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畧倣范文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其為施貸活族之義則無以異也蓋范公有志於是者三十年暨出臨方面入踐政途位充而祿厚始克終其志岐公方貴顯時未及為而處士君乃以一布衣為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王之民皆有常業食飲服用之須不必仰於人而後具公卿大夫所受田祿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所取羨田以為相賙

相卹之資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於我之謂也厥今田制之壞宗道之廢亦已久矣有能以義起禮而崇其恩愛於服窮親竭之餘不愈難哉處士君三子長濱次溱次京溱不幸先卒濱與京是繼是述弗懈益虔而京不遠數百里走錢唐求予書其事于石以告後人俾勿隊孝子仁人之用心何其深且遠歟是固予所喜聞而樂書者也處士君之言行前進士葉峴旣以銘其墓茲不復云

鄞縣義役記

浙水東州縣隸慶元大府者六凡所入田租鄞以一縣當其什五諸名額及非時之須稱是取民為最夥而其為縣在鉅海上號東南一都會牧伯守將若它司以轉漕市易鹽筴之利有事于海若悉涖治其處一切趣辦用民為最繁富者巧自辟匿貧

者日削而弗繼吏緦緦焉惟期會之或後為懼而公私交病矣天台周君之為丞也會　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它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周侯進父老具宣德意且教之為義役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賦物力之薄厚各捐己槖得錢七千五百緡為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五人曰諳有司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厥既條上于縣周君　長佐白狀大府而定其要束因廷酌父老以為衆勸旁鄉比幷爭慕為之其致力也均其待事也易姦胥悍卒不得舞手其閒而民益忘為役之勤其效可睹矣周君以秩滿去父老過予而請曰願有紀庶幾夫嗣為政者知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棄其成也昔者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夫義也者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也

田里之人不愛其力相率以聽於有司而謂之義役非上之人以義使之而能然哉是蓋子産之所以為鄭而孔子之所與也其孰得而廢之然則可託以永久者有不在予文矣周君名仔肩延祐五年進士其来以七年二月而義役行於至治元年正月其去以三年三月云

邵氏義塾記

華亭邵君天驥家于縣西南六十里自號翠巖處士遺榮帛居而志在澤物遇其鄉之人委曲纖悉一以恵利不自謂若是為已足又將使之脩其孝悌忠信而為士君子之歸患夫去庠序之遠而其子弟無所於學乃捐私錢即所居之旁闢義塾聽以胥浦風涇仙山三鄉之田二百十八畝有奇禮名士主其席聚土中之俊秀而教育之二子彌遠彌堅咸克成其志而力相其

事慶士君既以高壽終而彌堅亦卒彌遠老矣懼來者或昧其成則列其田之步畝鄉落以狀白于官示不敢有且求予記之傳曰家有塾非家各有塾也二十五家為閭乃有塾以有道有德者為之師而閭中子弟無不學焉黨之有庠遂之有序蓋歲時屬民行射飲讀教法正齒位之所也為士者固不必常在其閭而其為閭塾者則無地而無之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民生其時抑何幸歟三代而下禮缺學廢以漢唐之盛而郡縣不皆有學雖或有之而設置不常宋制惟藩鎮乃得立學其後用執政大臣之請而學始徧于郡縣我　朝因之自京師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有學凡所以嘉惠而振飭之視昔有加可謂備矣然以郡守縣令為民師帥者恒迫於職務之繁而不得專意教事其以禮屬民僅若有見於春

秋二仲與月之旦望況夫里居之遠於州邑者欲以時會于庠序而瞻其禮容聆其言論且不可得非其鄉之善士以義起禮采古人達塾之遺意以為私淑之地則秀民之能為士者果何賴乎處士君誠所謂一鄉之善士而鄉之秀民賴之以為士者也君今已不可作而其嗣人能述續之如君之存弦誦之聲久而愈振將見歲脩游息於斯者皆得以培其根而達其支成其材而就其實它日必有能以幼之所學為壯之所行而措諸事業者矣至是然後為學之成而可以見君父子有功於斯文豈不偉哉義塾創於元統二年之夏四月其來謁記則至正二年之秋九月也

戴氏義塾記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數百家為其鄉之望者

曰暘谷處士戴氏諱某患鎮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沒後二十年其子曰光遠始因其經畫之素度地於鎮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贏程土物略基址考正面勢石匠簡材揆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其中論堂踞其後齋廬翼其旁遂廡穹門下至庖湢庫庾直舍之屬為屋總四十有五間陶甓黝堊縝壯而不華圖史之藏什器之須纖悉畢備周以繚垣環以幽篁佳木花徑果蹊而瀦其流泉為芰荷菰蒲之區又十畝不啻起至正某年某月訖七年某月而告成八年春二月乃延儒師招來學用仲丁行舍萌之禮退即講席俾序進而請業焉四齋職教者各一人生員恒百五十人割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贍之既卒成前人之志又將有昭示于後人而圖其永久於是愿谿黃伯成甫以高文宿德

主領教事俾来求予記之予聞昔人有言惠有術也養有道也惠不在豐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在乎不窮豐而多費是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非其術也大而易窮是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非其道也惟其不費故可尚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戴氏父子其深知夫惠之之術養之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門側之兩堂為塾大夫士老而不仕坐其閭為左右師合閭中之子弟而教焉今之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室之多為閭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之兩堂學徒之衆為貧至百有五十則不止於二十五家之子弟是皆非古之所有其為惠也豐矣古者步百為畝而以百畝為一夫之私田民無不受田之家而士不必仰給於學今畀以田五百畝則十家之産也而況今一畝為步至於二百四十又不止十家之産而已是則

出於古之所無其爲養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聖賢與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取友朝益暮習而日趍於善遠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初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聚也有數而其用也易耗雖封君之富欲以萬鍾爲弟子之養尚恐廪人之粟有時而弗繼今乃欲以布衣養徒之事自任而致其力焉使之因地之利歲取之而不竭利於今者有以施及於後斯不亦養而不窮乎盖設教必有先後次第此特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云爾它日由是而以俊選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授之以政將見利澤之加於人爲惠益豐爲養益大戴氏父子之功奚獨善於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公舜俞其地人也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召試館職不就而上書

力詆青苗法忤執政意謫為監當官公以直道自信無所回撓每跨犢往來山中自號白牛居士人遂以名其故里諸生息斯游斯仰企前脩儀刑未遠誠有所感慕而興起安知無如公者出於其間戴氏父子且與之同不朽矣此又予所厚望也庸因記事而并志之以俟焉

沈氏義莊記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為花城其鄉之好義者曰沈君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振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塾義莊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歿君以為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搆殿宇安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脩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廬延宿儒為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材以

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昏喪諸費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志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既求里之寓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記乃敘次其事以屬筆於予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法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充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發其油然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乎千載之下猶為三代之

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稟沈君之為而興起焉將見人各親其親而同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秉彝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弗辭而為之記者匪徒以勖沈君之後人纂承而勿墜亦以為富而好禮者之勸也沈君名野先字進之今為進義校尉江浙財賦都總管府照磨云

諸暨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滔佐諸暨之明年州人士有同升於春官而旅進於
天子之廷者其調補而歸也學正陳繼龍既合鄉薦之士為題名而歷其左以娭且屬滔記之滔惟
國朝以科目取士著於令
列聖相承守之如一上以繼志述事下以立邦家太平之基甚

盛德也越於東南號稱都會異時人材輩出起進士至宰相者有之自版圖入職方章逢之流相與蹈詠為日已久如種待穫適惟其時是以　詔下之日莫不爭翔競奮以自厠於英儁之列獨是州閱十年而偕計吏第奉常者始接踵而起後先相望滋不乏人其科級之優又旁州比縣所未有也惟其發也不亟故其就也愈偉則其進也孰禦焉雖然士非科目不能以自達至其措諸行事足以被今而垂後者恒有在乎科目之外苟徒誇榮侈盛而以為稽古之所當豈賢師儒彤示　上德風厲學者之意哉肆成人有德涽與諸君子求無怍焉可也小子有造涽於承學之士蓋日望之

南山題名記

婺之宦學於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達故宋

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即其廟食之所致祭焉竣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叙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滑𦍑獲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趍走於公履屐之末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鄉僧游龍井覩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以廢而莫之舉亟以白于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于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於中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滑忝有禄食于此而得茲盛集未知後二十有九年今之四十有一人重来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題名之所為作也諸公謂滑宜題識其首是用弗讓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天目山禱雨記

至正二年夏四月不雨江浙行中書省宰執都司親禱于杭之宗陽宮俾真人唐求年為作符檄朱書鐵簡命道士持詣天目山祈靈於兩龍祠仍遣吏同臨安於潛兩縣長貳奉香幣以從十五日乙卯抵太微盖元洞天至道宮白于靈濟顯澤昭德聖烈王十六日丙辰黎明以楮鏹籍疏狀符檄投諸龍池疏狀符檄皆逆流北上俄若有啓其封而展之者至洞口遂與所投鐵簡俱沉水中已而陰雲四起下山甫一里雨隨至亭午抵玄靈山真慶觀白于護國庇氏廣濟明著天妃之神以楮鏹籍符檄鐵簡投諸龍井如前儀符檄獨浮不下或謂此天妃祠而緘題云玄靈龍王宜其弗納乃以意默謝封忽自啓而沉還至於潛縣廨雷雨大作潤澤所被合境告足爰命儒學提舉黃溍直書

其事光揚神休二十日庚申謹記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續藁八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記

淨居寺記

黃檗山在吾烏傷北望之森然其起如鶩其伏如踞其支而出也如趍如附亘二十里靡迤而不絶抵縣治迺巳由山之趾緣脩蹊而上磬折行清池古木間至其腹重岡沓嶺周如四墉則又窈然而深有佛廬曰淨居院唐淡公禪師行道之所也先是山皆榛莽豺貍蛇虺以為窟宅樵蘇之迹所不通淡公以雙林緇錫猥衆欲去喧而就寂咸通中始來隱于此結茅自蔭宴坐磐石上人無知者久乃得棄蔬㵎水濵遂相率訪求之既見而高其行為闢地治棟宇如它浮圖居且白狀于刺史以聞賜寶勝額宋大中祥符初易今名景定末大比丘珏公以癡鈍嫡嗣

領天下第一山理宗甚尊禮之故其境以人而益勝予兒時避
兵山旁民家屢往憩焉仰視殿堂丹桼皆黮昧父老指石羅漢
云相傳池水嘗夜出光怪因得此像十六及石磨一或以為盧
山歸宗寺故物莫知何以至此又指前鉅閣云此御書閣藏
理宗所書荊叟兩大字荊叟珏公自號也後予游宦四方不能
數造其處屬者偶過之則文拱華榱晃耀林谷中嚴金相後列
玉函花香物器備完無闕上人法暉揖予而言曰暉少得業是
山今老矣大懼無以續前人之遺緒經營積累殆十星霜佛殿
則創於泰定元年之十月藏殿則落於至順三年之二月僧堂
兩廡次第畢新盖其材則因山之良食則取歲之羨不足則繼
以衣盂之私雖未嘗持簿走民閭里中好事者捐錢為助亦弗
拒也竊不自揆將馳書謁辭以紀歲月而辱惠顧焉敢遂以為

請嗟夫今之為佛學者方務飾空言以相高凡塔廟之奉類指為非道之所存而不以屑其意上人廼能達理事之不二汲汲焉扶植振起之豈非難哉予觀茲山土堅石秀水無暴湍杉櫧松栴竹箭之産茂美而悅澤清淑所鍾固宜代不乏人高山仰止涉公之行業珏公之名德未墜也綢繆牖户上人之功盍可以弗嗣乎書而歸之俾刻諸石庶來者有繫於心而益致其力焉爾其徒相是役及施者之名氏具列于石背云

澂心寺法堂記

浮屠氏之居在吾烏傷者四十有八唯澂心為寺據湖山㝡勝處南距縣廨百八十步而近歲時祝釐與凡禬禳之事咸集焉縣大夫率僚屬脩服就位稱萬壽已必聲鐘代鼓合諸名山大比丘之上首而推其警敏辯慧無礙者俾舉揚乎師說以啓天

人龍鬼之聽學徒得持所聞用相叩擊環而觀者動百千人非有崇階廣霤穹座邃筵則說者不嚴聽者不肅不嚴不肅則不足以契感通之妙而昭報　上之誠其演說之所豈餘列剎比哉主是山者以申乙相授受至普譯師而仆者必興缺者必完獨法堂未有所改作以梁間題識驗之歲行十周天矣懼愈久且壞乃與其徒縕謐撤而新之地之亢爽不殊於昔而棟宇之偉麗宏敞視舊有加堂之後又增創重閣安故所奉普賢大士以至順三年春某月庀事夏某月訖功市材甓僦匠傭總費錢若干緡出於師與謐者什九而惟祥智慧泊里中十數大家之為助當其什一程督勸相則印傳悉力焉蓋寺產素薄師雖不欲飛奇鉤貨以病民而壹以身任之謐亦能不為黍絫計惜竭巳橐倡衆以成師之志往來之人第見夫丹甍翠桷隱顯於水

光山邑煙雲騰靄間而莫知其為役之般也按圖經唐武德四年嘗即縣置綢州七年復廢州以為縣寺實州署故址建立之歲月靡得而詳其先號宣化咸通九年更號聖化宋開寶五年始易今額而猶以綢名其山者蓋州之舊也滑既為記堂之成而寺之本末前無所登載并記之滑它日歸休故廬望鶴蹤行邈在天上者獲從里父老拜辭退而升斯堂庶幾觀優曇鉢華之一現而於其為法或與有聞焉茲不敢緣作記勒記而僭言之也

鳳皇山禪宗大報國寺記

昔在

世祖皇帝執金輪以御宇內聲教所暨與如來化境相為遼邇

普天率土悉主悉臣惟宋人藉中華之運保有荊揚益三州之

地久而未服至元十一年肆命宰臣會師南伐不三載而勝國之社遂墟二十一年有　旨即其故所居杭州鳳皇山之行宮建大寺五分宗以闡化其傳菩提達磨之學者賜號禪宗大報國寺乘法力以暢　皇威宣天休以隆　國勢也比丘妙齋承詔開山　朝廷既授以田若干畝而蠲其秋賦齋復置宜興莊田若干畝而貲用日益豐夫何嗣其後者因循架漏歷歲滋久寖就衰削延祐六年又以不戒于火而寺盡廢側金所布鞠為荊榛其明年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脫歡答剌罕領行宣政院事擇可任興復之寄者得大訢以為住持訢既涖法席則告于衆曰世祖皇帝肇建茲寺以鎮南服非它列刹比宏模偉略當垂之億萬斯年有墜必舉吾屬之責敢憚其勞斟乎於是者舊僧

禍竭智殫慮以贊其經畫聚偫食乃匠備斤基址簡材甓將諏
日以庀事首令善於宮宅地形之術者測景辨方審其面勢寺
故東向易稍近南作佛殿法堂丈室山門而庫藏圂倉庖湢以
次就緒後負立壁前瞰奔濤茂松美竹蔽虧左右位置適宜而
山川為之改觀飛翠濕紅侵霄映地棟宇之雄麗亦昔所無刻
雕藻繪像設有嚴華旛鼓鐘列置如式莊田奪於豪民則白之
有司而侵疆畢歸泰定二年詔遷中天竺而法明來補其處明
宗門宿衲土木之事悉諉於偁繼主是山者皆不久或委順而
終或高蹈而去程督勸相偁獨以身親之雲堂蒙堂衆寮兩廡
既成而趺策卧具并偃舂碓之屬一無所缺至正四年今住持
正達寔來其明年造鐘經兩樓而叢林之規制大備自始役至
訖功凡十六寒暑其為費大率取諸經用之羨財而合衆緣以

相其力之所不給訢被遇
文宗皇帝命爲大龍翔集慶寺開山昇三品文階以冠師號
今上皇帝加授釋教宗主兼領五山使番寵錫中使狎至訢亦
欲報　君之賜間以所得金幣來致助焉鐘樓則徧繫其已索
以爲之也遂以狀來諗于溍曰寺之廢而復興非一日之積逮
恭備洒掃而獲視其成晨香夕燈以貽薦　國釐而答揚
帝力固無敢弗虔惟是原本始以詔方來爲經久之計者不可
無述予嘗有職業于太史氏其言尚可傳信幸爲文以記之溍
竊覩自古帝王有天下運祚之綿長必取以仁義守以仁義我
世祖皇帝承靈山之付囑以不殺而定天下于一攝一切世界
歸一世界取之既有其道所以守之者不特厖恩㣲澤周浹乎
黎庶又以神道設教使含生之類莫不泳游於覺海之中而安

養休息於天日覆照之下法幢所建百靈受職時康物阜抱鼓不驚遐陬裔壤鑿飲畊食為太平之民已七十年此蓋
聖神在御參用眞乘密裨至化之明效大驗二帝三王有所弗及也煌煌寶構奠茲奥區法筵重啓龍象咸萃王臣外護稽首順風尚有以扶植教基俾與　國家同其悠久也哉潛下凡愚陋管窺蠡測罔既名言敘次本末第以謹其歳月云爾狀稱始創寺時斸地得斷石乃安國羅漢院記相傳此即其故址異時以院為行宮而今復為寺殆非偶然按宋史及臨安志行宮本杭之州治其徒安國羅漢之額於相國西井在建行宮後五十有五年與狀所載不能盡合姑附見之以廣異聞焉

上天竺寺觀音殿記

杭之上天竺山廣大靈感觀音教寺新作大殿成住山慧日屬

濬記之按郡志石晉時僧翊結菴茲山有瑞光發于前硐就視
得奇木募善工刻為觀音大士像會僧勲自洛陽持佛舍利來
納眞頂中妙相以具吳越錢氏易菴為院宋天聖初乃徙今所
即瑞元所發處也嘉祐治平間賜號靈感遂以為院額淳熙初
易院為寺淳祐末又加以廣大之號云
皇元尊像法而尚教乘天竺實居江南列刹之首仍紀至元之
三年春三月寺燬于畱惟聖像巋然獨存珎異服器亦無損豪
末人以為是有神物陰護之必重興之兆已何而主僧仲順告
寀集慶子忠以五年夏五月來涖寺事謂欲復吾故宇莫先於
治殿以揭虔安靈耆舊僧之意適同各探巳橐出錢有差知事
僧亦力相之俄有大商至自江右獻巨柟六十有三尋收亡僧
所遺錢以緡計者五千銀以兩計者七百八十田以畝計者四

百既而達官大姓相繼輸錢為施不啻十萬緡於是隨木之宜以庀其材斂田之入以給其食量緡錢之多寡以總其費殿之始建以其年冬有十有二月凡其制為間二十有四悉准其舊其崇八尋倍其崇而益尋有二尺以為脩半其脩而去尋有二尺以為廣功未竟者三之一而子思以至正二年春二月遷四明之延慶本無由延慶東堂出領茲山悉力殫慮圖終其役三年春三月殿乃落成冬十月本無逝四年春閏二月慧日自下天竺山陞補其處命鄭縉浮費併裒衆施之羨餘完以杇墁墍茨益募施者得錢二千五百緡飾以髹彤布以文甓而前堂後室煥乎一新先是平章政事執禮和台光祿公覩其帳座故敝畀子思錢五千緡使改為之鸞翔鳳翥金碧焜煌諏辰協吉安奉如式逮慧日之來而器物之須法所宜有者纖悉畢備緇白

之侶有所瞻依薦紳之流咸共欣慶焉蓋天竺據羣山之奧乳竇峰踦其前白雲獅子雙檜諸峯拱揖其左右其外則襟江而帶湖風氣之會清淑所鍾神棲聖止光靈彰灼有以大庇乎斯人而杭在異時為行都旄頭屬車之輦臨宸章奎畫之褒飾寶冠龍符玉鉦觚彝之賜予燁其餘輝下賁林壑矧今昭代帝德所覆承護有嚴名香花旛中使狎至王公貴人至於閭里好事之家稽首慕趨恒恐弗及宜不難於以壞為成然猶六更歲籥三換主席乃克就緒爰是用備記其廢興之顛末來者尚鑒於斯而扶植之俾勿墜哉若夫大士以種種之形示現諸國土以巍巍之力饒益諸衆生非世諦文字可得而記者不敢贊一辭也

天竺靈山教寺大殿記

如來昔於舍衛國說般若波羅密大弟子集以為經祇陀給孤獨非當機同聞衆而其名號首見于序豈不以別而為六則始於檀那終於般若通而為一皆波羅密歟教外之傳初至中土所造寺功德為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者盖以其執着於有為計所施而求獲從貪起妄滋長無明故用是道之出於迷途云爾積土聚沙皆已成佛詎可忽哉苟能信則施法施非有差別於二施中知施實相起慈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菩提佛果是則名為事究竟到彼岸度無極以佛之福慧而自莊嚴奚止局於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已杭州天竺靈山教寺自東晉時梵僧理公始置翻經院隋觀法師改建天竺寺唐末盜起寺焚時則有若吳越武肅王為造五百羅漢院宋初更號靈山慈雲法師領徒唱教其間時則有若冀國王文穆公臨鎮是

州爲奏復天竺舊額而發帑藏以搆大殿兵部侍郎胡公繼典州事爲輟俸資以營三門兩廡此皆王公大臣獨任其役如樹之出於祇陀園之出於給孤獨故特著於銘刻列於圖志它輸財薦貨以支傾植仆者不可得而殫紀也寺燬於重紀至元之三年惟普賢殿僅存雖嘗繕葺之而未及大起其廢至正二年夏六月日公來住是山亟謀興作顧未知費所出上海蔡君思恭以儉嗇致裕夙慕宗乘所以爲嚴奉之具傾其貲無少靳僧德春其里人也君間語之曰向聞天竺畱燹吾有志爲創大殿今主法席者爲誰能成吾志否吾欲迎致其來尚肯耶否耶春爲言日公行願之精堅而力贊其事且以白于日公日公欣然欵君之門君一見若有宿契既與爲賓主之禮遂畀以錢十五萬緡具舟衛送其回日公即命徵工僦傭大治土木而躬涖視

焉始役於其年冬十有二月事未半而蔡君以三年夏四月屬疾不起君妻李氏卒緒成之秋七月乃告訖功李氏復捐錢雕佛菩薩護法天神凡七軀環以十六大阿羅漢其後爲觀音大士湧現雲海間依正俱圓主伴叅會人天胥仰靈山儼然觀者咸以爲三百年來茲山非無大興作未有如蔡君能繼昔之王公大臣獨任其役者曰公既祠君于殿之西偏尋升居上天竺嗣住是山者安公恐來者不知所自爰伐石介上人慧炬求予記之予竊惟蔡君之爲力固不易抑亦曰公之行願默有所感召也財法二者交相爲施檀那般若皆波羅蜜世俗文筆曷能頌美其萬一乎姑敘次梗槩如此

岳林寺經藏記

如來滅後傳於今者像教而已開元所錄五千四十八卷與後

人之增譯即其所謂教也自菩提達磨承摩訶迦葉教外之別傳而不立文字學者幾於廢經不談而禪林所在無安置經藏尊奉惟謹竊意世尊從始成佛乃至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藏固無所收雲臺寶網盡演妙音毛孔光明皆能說法藏亦不可攝況其所教所傳有以開示悟入乎佛之知見者蓋非外非內非別非同也岳林寺古之禪苑水南湘師今之禪伯師主寺事十有六年以其化導之餘力從事乎興作而於經藏尤汲汲焉致其意以至治元年冬摹全經至順元年冬搆廣殿元統元年冬度美材徵良匠建大寶輪一柱八面寶經其中其止山立其作雷動天宮水府神帝龍君涌現圍繞如佛所住前呵後負可怖可愕琢雕藻績殆無遺功金碧縣之形絢爛溢目觀者為之嘆仰而不已會予謁補怛洛迦山還過岳林師謂予曰吾書中

言觀音彌勒各有五百化身彌勒在震旦浙河之東於雙林則為傅大士於岳林則為布袋和尚其應迹尤異著大士以創物之智肇制經藏攝十方於一塵卷大海於一滴使夫人一舉手而種種佛法皆悉現前茲大聖人以方便利益群品而吾徒之所取法也予大士里人藏成而予適來宜為之記予既覩茲殊勝且有以識夫為禪學者不即文字亦不離文字實非於教外別有可傳庸弗辭而記之寺之本末有事實刻石堂上茲不著

崇壽院西方三聖銅像記

杭之北山蓋處是為寶石山清淑之氣畢萃焉標以佛塔而環以僧坊號崇壽院飛檐湧簷縹緲烟際岌若中天化人之居西湖之曲第一勝境也宋元祐間性法師來自會稽始建殿於塔之後而塑西方三聖像於其中宣和間大律師淨公之弟子蹈

法師因以為修念佛三昧之所而闡揚律師之教律師道高行
滿人尊之而不敢名指其族姓稱喻彌陀緣託境而成境資人
而重緇白四衆靡不有所瞻依紹今昌辰興隆像教崇飾嚴護
罔或弗虔而成住壞空事至叵測延祐三年冬十月癸未塔毀
于災殿堂像設莫能獨完上人慧炬得度於茲院而所從請業
之師曰眞如觀主正壽間嘗過其遺墟周視太息謂吾徒生於
像法未墜之時亦云幸矣像之弗存法將安寄苟欲得大堅固
久住而不壞曷若範美銅以肖金色之身乎上人聞之慨然負
荷其事顧力有不給遂倣佛所發願之數化同行之人四十有
八令一人復化四十有八人如是展轉乃至百千萬人約以日
稱佛名一千而持一錢為施或施以多錢弗拒也積三歲得錢
四百八十萬為銅三萬二千四百八十斤好事之家輸財萬計

助庀工接踵而至肇自重紀至元之五年擇閒曠之地於葛嶺以台爐鞴越明年夏五月丙辰佛像成其高丈有六尺遵教典也二大士之像則以次成於至正二年冬十二月乙卯三年春三月戊寅迎致有儀妥安有式益募施者大市材甓搆殿以覆焉時逾兩紀舊觀乃還若正若依如佛所化尋又造尺有六寸之像四十有八軀俾有緣念佛者探而得之用表分身之化往上人既以佛之弘誓自製發願文納寘腹相之中且屬予推述其槩刻諸貞石以告來者原夫娑婆化主稱讚樂邦務引衆生出離五濁教以觀彼佛六十萬億那由它恒河沙由旬之法身而先之以華上寶像者開示方便使觀麁見妙也繼之以一丈六像者隨順下凡使觀小見大也蓋麁妙異想悉由性而起脩小大殊形咸自本而垂迹能觀之性初無差別所觀之本寧可

度量是故闡頓之談一音普被開示其次第而非漸隨順其根器而非偏並啓觀門全彰實相像教之源不在茲乎上人念廢興之無常而以有為之力圖其永久庸為未來作大饒益此不思議事也覩相生善者誠能因似以證真即劣以顯勝悟惟心之所造非昔毀而今成同壽量於虛空等金剛之不壞則上人本願可酬功不唐捐矣上人會稽王氏子蚤服勤於衛台之學雖莫知其何修何證而一時豪家貴族下逮閭巷小子識與不識皆呼之曰炬菩薩若將以配嚮之喻彌陀者其人固不待讚也茲予得以略焉

延慶寺觀堂後記

四明延慶寺故保恩院也宋至道丙申拓以為大叢林大中祥符已酉乃易今號頤其規制未備有講舍而無觀室定慧尊者

然公始闢其隙地刱彌陀懺院庀工以元祐乙巳訖事以元符己卯忠肅陳公記焉逮炎庚戌金人擁大兵至城下城陷寺焚而院屋巋然烈焰中金人異之因扶然公以北嘉定庚辰寺以甾燬院竟莫能獨存寶慶丁亥乃復于舊沿教事者古雲粹公實主其役入 國朝以來荐厄於至元己丑重搆於元貞乙未而守者不戒于火又以泰定甲子秋九月燬為瓦礫之區乙丑春二月石泉洽公嗣領教事令僧慶壽合緇素之士分募民錢謀以建西方殿未及視其成而去至順壬申夏四月殿成秋九月令住持我菴無公實來郡人鄧某首捐私槖俾僧普光出其意匠鳩工鑠金肖三聖睟容于殿上普光亦悉己力倡衆功即殿後作海水巖辟像觀自在大士佛菩薩僧天神龍鬼湧現其間無公尋以元統癸酉冬十月建大悲殿而禪觀之室護法之

祠以次落成其徒伐石請爲之記以示永久無公以爲定慧之弘願忠肅之微言不可使没而弗傳命重勒舊記且屬濬書其廢興之歲月于下方他施者之氏名則見諸别刻云

北禪寺觀堂記

天台智者之傳在吴郡惟北禪寺爲特盛故有觀堂歲久不治來者無所依止皇慶初住山天泉澤公以爲失今弗圖恐隳先業而墜教基既命其徒德晉相與支傾植仆且將議興作顧力有弗給郡人陸君雅尚浮圖法晉未得度時嘗父事之亟以爲言陸君夫婦欣然爲捐錢若干緡葺其榱桷之蠹蝕者繕其瓴甓之摧圮者飾其金碧丹白之黯昧者華香物器列置如式延净行僧十有六人各據一室依教以立觀而舉其業精行成者一人爲之領袖仍贈以田若干畝俾與寺異籍而從住山擇人

司其出納於是昔所有者復完其未有者今亦畢備澤公將刻
石以示方來俄遷主杭之下天竺久乃復歸住是山求予追書
之按圖經及舊記寺本晉戴顒故宅唐名乾元宋名大慈元祐
間法智三葉孫大比丘梵公尸教席以行願力故感普賢大士
於虛空中授戒羯磨出大音聲如撞巨鐘雨飛雪散華天神按
行鬼王頂禮諸靈異之迹尤衆郡守推為管內法主緇素之士
莫不稽首嚮風奔走附集其座下宣和末始即寺西偏別為禪
觀之所曰無量壽院從鮮起行者得以同居焉建炎初燬於兵
大弟子深公嗣為法主首發弘願以起其廢重階祕殿脩廡邃
室規制視昔有加而糜粥鹽醯蔬茹湯茗之須猶有資於施者
恒患其絕而弗續未暇日尋土木之事也垂二百年始得陸君
夫婦而營締日滲儲蓄日豐其建立成就之不易如此蓋有志

于道者固無事於安居而飽食然必有以厚其養使之體舒氣夷而無撓乎意慮乃能致夫靜且明之效如來以種種言說教人趍極樂正路脩證之要為觀十有六而山家總明四教用觀前方便莫先於具五緣故此道塲既有菩薩僧示現作為建立於其前又有善知識隨順開導成就於其後方便之力固不容擬議也有能於檀波羅蜜而生淨信者陸君夫婦者可無所表見乎陸君名應祥兼通道家者流虛無之說嗣天師嘗畀以高士號其婦周氏與之俱乘化而逝于德原女慧真悉能繼其志為山門外護云

松山普明寺記

餘姚江支流由州署之西磬折北出二十里所水踰堰而入復支為兩又北行五里所有山隆然突起兩水間按郡志是曰松

山或曰是蓋名從山從山者言衆峯離立水外東西拱揖其勢如祖從也山之南麓普明寺在焉僧法炬為予言山之末有寺也里人陳氏居之有以身為僧而以家為寺者是為文通法師山之初祖也寺建於唐天祐號報恩逮宋祥符乃錫今額而俾以甲乙次相授黄牒故在可考歲寖遠而繕治弗繼華棟文甓或委為土梗吾徒懼焉相與殫晝夜之勤日綴而月緝迄今餘二十稔未始資毫末之助於人而仆者起缺者完像座華旛鼓鍾食飲之物纖悉必具凡為三門而斵石為楹以棲扁牓於其外者炬之父舜若深及安也為室以禮六時者安及炬若觀也為輪藏實經其中而屋其上者炬父子也惟吾浮圖氏廟塔在人間廢興相尋如漚起電滅茲山之香炧燈炷閲幾成壞而不與刼俱化盖吾祖之蒙被其胄胤者深且厚也然其言行於僧

經佛史一無所發載所度五弟子亦莫之有聞焉獨近代夢菴華禪師為山陰陸公游方外交又卒隱不耀頗有述俾後之人知吾徒所憑藉為久遠者皆前人之遺休而吾祖尚託以弗泯也頃予始至其處見其池深而木寒甍桷戶牖隱顯煙際意以為此仙聖之宅必有化佛靈僧寓跡其間而炬言如此飛鴻印雪爪趾宛然固無俟予擬諸形容也姑叙興復之槩使刻焉

菁山普明寺記

普明禪寺在湖之烏程由郡城之南瀕大谿舟行四十五里捨舟登陸又二里許是為菁山去人境殊不遠而泉清水深峯巒峭拔巖壑蔚紆最為勝處久蔽翳於荒榛灌莽間未有居焉者宋紹興五年閩僧觀公禪師始來駐錫而結菴為宴坐經行之所名之曰普明後十年山神一夕見夢告以有趙姓人當至宜

出逕之翌日師出山僅數百步見服儒衣冠者兩人憩古松下延之入坐甫定兩人相顧曰地之美者無以易此熟視師而莫敢言師叩其氏名其一果趙姓乃孝宗之兄崇憲靖王將營宅兆以葬其父秀安僖王與之俱者則陰陽家師欣然撤其墻屋以地畀之寺之右安僖園廟其故址也師尋改卜而築菴於今所買民山若干畮置長興秀德莊田八百畮以贍其徒淳熙五年孝宗在位十有五年矣用憲靖奏為降勑額曰普明禪院師春秋八十有六而終憲靖執弟子禮親為文以祭之殁因葬于院之西麓了菴審公與師為法門兄弟既以次補其處益買山拓地建殿堂門廡增置山旁下吴垻之田六百畮松江田二百畮儲蓄愈充規制悉備寧宗嘉定四年賜號淨照禪師仍書了菴二大字俾為山林之榮觀焉了菴三傳為栢庭果續置長興

秀福莊田五百畝由栢庭五傳爲斷江義首被我
成宗皇帝大護持之命且易其故爲院者曰普明禪寺盖自觀
公至斷江皆以甲乙相授受翰林學士承旨趙文敏公實憲請
四世孫始請于
仁宗皇帝命友雲龍爲住持龍退席王林妙瓊以了菴四世嫡
孫嗣主是山乃還甲乙之舊天曆二年也於是寺之凋弊已久
莊田多以質錢於富人棟楹傾反堦序拆圮佛僧之奉缺如也
王林念前人創置之不易扶衰舉墜靡愛其力發巳槖復所質
田視歲豐凶量入爲出經用之餘盡以資土木之費脩佛殿法
堂建丈室正受堂左右兩廡作佛菩薩像範銅爲鐘其外則繚
以穹垣一萬餘尺蔭以巨木五十萬本三田莊久廢則重立焉
既又捐私錢以創藏殿且將度美材以造佛閣殫慮畢力十有

七年于茲以寺之沿革廢興未之有述爰伐石來徵文以記之嗟夫寳靖覬得地而觀公一無所新院之有額卒頼其力文敏處甲乙之傳得人為難而以廢為興傾有待於了菴四世之嫡孫此皆事之不可逆知者也然竊觀今之叢林宿衲多以激揚斯道自任而於事為之末或不以屑其意觀公審公俱圜悟粹禪師之嫡嗣玉林則圜悟勤禪師之七葉孫其劬躬盡瘁示現有為成始成終為功多矣非性智融明達理事之不二何以及此乎是用為之備記其顛末庶來者知自勗而相與扶植之俾久而弗墜也玉林之行業有可稱道而不係於寺之廢興者皆不書

普明寺藏殿記

玉林妙瓊師既屬予記其所住青山普明禪寺復以書來曰瓊

倦負茲山所以興壞起廢者固不敢不力然多因其舊而作新之惟藏殿故所無有殫竭其衣盂之資創為之者也幸詳記之而別刻焉蓋開山觀禪師故閩人卓菴于此菴既有額為院師欲備列剎之制乃還閩中造藏經以來此有經之始也師報緣既謝乘化而逝繼之者了菴睿禪師始命僧閱其經且置長與田若干畝儲其歲入以待熏爔湯茗之須後以田歸於了菴塔院而其事遂廢今已六十餘年逮王林自南屏歸正法席院已改稱為寺既繕治使一新謂舊規之久廢者不可不復乃建藏殿于寺之西廡此有殿之始也起至正元年冬十有二月訖二年春三月為工以日計者二千用錢以緡計者二萬而殿以成列楹五十崇高脩廣率與之稱中奉佛菩薩護法天神之像而左右設四大厨代轉輪棲壓函度置經卷以便於開閱仍買寺

西雞籠塢之山五百晦以畀之百須之費咸取材而給焉以田不可必其常稔而山非有旱乾水溢之虞也凡其為費皆王林獨任之昔達摩指楞伽可以印心六祖聽談金剛般若而知一切萬法不離自性豈不以摩訶迦葉之所傳與阿難陀之所結集同出於一佛並行而不相留礙歟四十二章肇見於漢六百五十七部大備於唐通謂之三藏者其多至五千四十有八卷猶日增月益而未已博覽在乎專精妙悟存乎冥契特患夫利鈍殊器勝劣異機愚者不及而憚其大繁賢者過之而視為可略不然則外緣弗具或撓之也今之高人上士俱會一處章無過不及之失名師宿德為之負荷又有以資之使息諸緣務而游心聖教必有發信生解渙然冰釋於一句一偈之間者矣觀公畜公及今王林俱以不立文字為學而汲汲焉致力於經藏

之事如此予所謂並行而不相留礙也來者詎可忽諸它見於
前所記者茲不重出也

龍山淨明寺記

杭州龍山淨明寺建於晉天福七年吳越文穆王給額廣濟以
處佛氏之為律學者大中祥符元年乃賜今額南渡草創有司
以其地在國之陽因取僧所食田若干畮為祀天圜丘而寓齋
宮於其室久之僧相率自言起處非便請撤寺屋即其西南改
築而居焉宋氏失國郊祀事廢至元二十年所司以聞于
朝頗斥祠壇仍為田以畀之事竟沮不行延祐二年住山律師
國瑞以訴於行省始悉得其故地方謀所以增庳益狹而或者
不戒于火師慨然以興作為已任旬積月累閱十寒暑而寺以
復完凡殿堂門廡庫庾庖湢總為屋若干區費錢若干緡一出

於經用之羨財與其私槖豪末之助不以資於人泰定四年某月某甲子落成之日也師之同業與教律師道明以書來曰淨明廢興之顛末粗見於郡乘而瑞之經營寺事未之有述也幸為文以記之夫談觀游之美者必稱杭之南北山靈傳化佛之所依止金銓寶樹震耀崖谷王公貴人好事之家無不回寓而心趍焉唯淨明居南山之南由湖濟舍舟陸行踰慈雲嶺乃抵其處大江橫陳潮生汐落高桅巨艦之後先魚龍之出沒風沙雲日晦明之變化旁睨海門諸山隱顯天際怪奇閎廓可喜之觀治兩山間所無有然以其去人遠莫適以為意蓋自像教布傳中土未有盛於今 帝力所被侵者歸仕者立而淨明當此時衰削毀敗久且弗克自振獨賴師之為事也勤為志也專以及有是可無述乎寺故有江月菴節爲亭而所謂梅巖易安齋

者又為齋宮時所創也累朝御題石刻猶在云

衢州大中祥符寺記

佛滅度後像教東傳至我　朝而益盛自王公戚里百執事之臣下逮黎庶靡不稽首嚮風奔走附集以致其力靈宮祕宇巍煌中天宏耀崇嚴古所未有四方禪林法窟緇錫所聚往往蒙其餘休仆者以起缺者以完而衢之祥符當此時荒榛廢礫充滿其中敗屋數楹僅庇風雨香灺燈炷不絕如綫莫有能振之者豈非時既至而猶有待其人歟按圖志寺本名鄭覺後更號隆興宋真宗時例易今額舊傳吳征虜將軍鄭公諱年九十有三捨所居宅為寺而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公贄給以田四千石銘刻墜軼而鄭公守龜山事載太平寰宇記可信不誣其逮立已不啻千載中間歷幾廢興皆無所於考由至元丙子兵燹

之餘龍象散亡人天摧慕者又五十年於此矣泰定乙丑義山遠來主茲寺慨焉以興復為己任因前人所作三門大殿加蓋瓦級甃而髹彤藻繢之造佛菩薩執金剛神像總十有一軀叔東西廡畫善財所參五十三善知識兩壁間寶塔珍臺煥焉畢新室堂庖庾繕治以次為巨鍾範銅至若干斤以七載之勤成就若是而不敢遽以為足謀所以崇後之未已也其徒咸共慶幸謂人與時會以濟登茲當有紀述附貽 帝力之所被永永無極俾來屬滑耆之善依於幻有者不能以無弊有待以拯其弊者恒患乎天時人事之不齊宜其廢興相尋如空華之起滅壞之易而成之難也若夫毗盧樓閣非成非壞與此道場非同非別然則向未始作寺久已成成而無作無能壞者是而壞相非目所覩曷可言傳哉姑因其所欲道者直敘之如此是役也

施者凡若干人惟郡人陳某所輸錢尤厚且捐田若干畝以贍其衆云

逵觀院興造記

武康縣東北沙谿上獨巻山之陽有佛廬曰逵觀院其僧之上首曰古山宗青山祐故同氣也青山以大慧五世孫出鎮叢林惟古山身任院事其為人魁重多才幹緇白共推服之大德庚子用甲乙之傳主是山所以經紀之者靡愛其力衰衣盂之羨以皇慶壬子剏西方殿程庫庾之入以延祐乙卯改建藏殿盤斵丹黝弗侈弗陋華屋寶函嚴奉以式益買田二百畝而施以田一百畝山五百畝青山時涖妙峰亦助以田及山合一百畝贍其衆者既日充裕人咸樂於勸功方謀磬巳橐斥大其三門而報緣巳謝以至治壬戌委順而化繼之者東山軍侄獲眡兩

廡之成俄又告寮今主僧唯能寶古山之弟子與其徒心鏡正傳師授等夙夜以先志之弗嗣為懼凡其留貸壹不敢有悉用市木石以泰定丙寅撤三門而新之仍度其故材更立外門崇高脩廣無少殺于疇昔指畫之素過者莫不徘徊歎息以為古山雖沒不亡矣青山之徒師瑞以予與山門辱有事契狀其顛末俾記焉按圖志院始造於梁之大同一刹那須已八百年陵遷谷變而茲幻境獨不隨刼增減逮今盛時弗替愈隆是固非有顯官豪民為之外護如它名山比保守於既盈振飭於未墜宜代不乏人而舊記所叙斷自宋新公而下五季之上皆無所考且謂諸僧清苦自持寡求不爭以故香火弗至曠絕予觀古山兄弟之或出或處不即世間亦不離世間其示現有為以作佛事誠未易以淺窺也豈直如向之所云而已哉予姑因其迹

之可見者序次之如此

百丈山大智壽聖寺天下師表閣記

菩提達摩大師後八葉有大比丘居洪之百丈山人稱之曰百丈禪師

今天子始命因其舊謚大智覺照者加以弘宗妙行之號寺以壽聖名則故額也山去郡治三百里其末置寺時林壑深阻岩徑峭絕樵蘇之迹所不通有司馬頭陀者善爲宮宅地形之術觀其山勢斗拔與夫岡巒首尾之起伏知爲吉壤所留銘記有曰法王居之天下師表禪師之來式符其言東陽德煇以禪師十八代孫嗣住是山既新作演法之堂且增創重屋其上以安禪師遺像榜于楹間曰天下師表之閣云初

文宗皇帝入踐　天位即金陵潛邸造寺曰龍翔集慶　詔開

山大訢領其徒而以禪師所制清規為日用動作威儀之節頋其書行世已久後人率以臆見互有損益自為矛盾靡所折衷煇與訢學同師而柄法於祖庭大懼夫來者傳疑莫知適從無以壹諸方之觀聽爰走京師欲有請而釐正之今御史大夫撒迪時執法中臺為言于
上得召見有　旨令煇詮次舊聞以授訢使擇習於師說者共考之而頒行為叢林法仍加錫禪師以令號褒顯而風厲焉煇奉　璽書將南還以閣之成未及有所紀述諗于溍曰願敘其構興之端原歸而刻諸溍竊觀遂古聖賢乘時繼作弛張迭用循環不窮所以通其變也佛之為教必先戒律諸部之義小大畢陳種種開遮唯以一事去聖逾遠局為顓門名數滋多道日斯隱是故達摩不階方便直示心原律相宛然無能留礙世降

俗末誕勝真離馳騁外緣成邪慢想是故百丈弘敷軌範輔律而行調護攝持在事皆理蓋佛之道以達摩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備通變之妙存乎其人厥後達摩之傳派別為五而出於禪師者二它師所倡殊宗異教雖各名其家至於安處徒衆未有不取法於禪師者然則天下師表之言良可徵不誣也粤自中土君臣知尊佛法光昭崇極莫越於今煇遭值 聖時蒙被帝力用克發揚先訓紹隆宗風俾與 國家相為悠久永永無已不特今之天下以為師表盡未來際咸有依承溍是用謹志之而於其經度之勤營締之美有不暇論也閣為屋以間計者五其崇百有二千尺三其崇之一以為其脩三其脩以為其廣以至順二年夏六月庀工冬十月訖事實煇住山之明年而煇入對以元統三年夏五月 命下則其明年春三月也

蔣山寶公塔院記

道林真覺慈應慧感普濟大聖師寶公感緣應迹肇見於宋齊之際靈異不可殫紀至梁武帝信嚮尤篤親執弟子禮以事之大師嘗指蔣山定林寺前岡獨龍阜謂帝曰苟以為陰宅後當永久帝問誰合得大師曰先去者得天監中大師示寂于興皇寺帝以錢二十萬購其地奉真身窆焉皇女永定公主既捐湯沐之資造塔其上帝因為建僧坊其下今太平興國禪寺是也寺初為精舍名開善塔曰妙覺大師應世之塔唐乾符中改精舍為寶公院南唐復開善故名而以院為道場宋太平興國中乃畀今額錫大師以道林真覺之號而詔避其諱祇稱寶公慶曆初郡守葉清臣始合定林諸寺為一以廣其居而奏請十方禪刹紹興中又累加大師號以慈應慧感塔曰感順之塔云塔

去寺二百步其環以列屋別為塔院不知昉於何時逮入
國朝廢而復興已六十年矣泰定二年寺厄于災會
文宗居潛邸數臨幸而有禱於大師禎祥之兆屢形吉夢錫以
緡錢圖起其廢暨歸御宸極內出金幣雲委山積飭工庀材窮
壯極麗且進封大師曰普濟聖師徵主僧守忠對揚便殿授三
品文階以冠師號增創新寺賜額崇禧惟塔院尚存其舊規制
庳陋未及改作而守忠遷主徑山今住持法臣來補其處鄗縮
浮屠庫庾日充乃盡撤塔院而一新之塔之趾徑六丈以漸而
鋭其上六面五級周以步簷最下一級飛椽外出至二十有二
尺當其前為正殿以間計者三其高六尋脩如其高而益尋有
二尺以為其廣又前為獻殿并亭後為觀音殿以間計者五而
其崇减於正殿五之一正殿之旁翼以應夢之樓彌勒之閣闢

兩扉而作堂直其衝左曰木末右曰真樂環其外為僧廬庖湢之屬以地勢中高外下易於傾阤則帖石以廣其址四隅各設巨甕貯水百斛以備不虞門術故多怪松久而摧缺益植稚松以萬數凡木石瓦甓匠傭之費為鈔一十四萬九千九百緡為米四千三百九十斛經始於至正四年之冬落成於六年之夏華鐙燿映金鐸鏘鳴曲檻方櫺下臨無地耆舊僧奇偉等謂此殊勝昔所未覩宜有登載以示方來爰狀其實謁辭為記按建康志蔣山距城十五里舊名鍾山建康今為集慶路山之得名志所叙詳焉考其地脉則由東南泝長江而西數百里乃止其止也蜿蟺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為平衍郡治在焉西為覆舟雞籠諸山又西為石頭城而茲山對峙其東諸葛亮所謂龍蟠虎踞帝王之宅主於土中而言也蓋自其所負山脊側而

睨之茲山特其左腋及至其處則峰嶂橫陳迴巒內向正中一
小峯隆然孤起即所謂獨龍阜後人以峯頂圓粹如珠名之曰
寶珠峯級坡陀下抵山足仰而視之第見夫坐據要會而獨擅
其尊不知為山之腋也今又決渠立牐遏西谷之水折而東流
以合陰陽家之法人力之所及抑有以助成其形勝者焉竊意
宇宙間清淑之氣倏聚忽散初無定在雖古帝王莫得而專是
以文為名山奠茲吉壤神棲聖止託焉以安其光靈震耀閱千
載猶一日殆非偶然也矧今昌辰遭逢之盛所以致其崇極者
蔑以加矣然非荷負得人安能祇承德意昭宣遺休如此乎是
用弗辭而為記其歲月若夫大師為如來使密贊化機乘方便
而示現有生假神通而攝誘群品不思議事固非凡情所能度
量且有前賢之碑銘記傳在茲不贅述焉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續藁九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昜劉耳校正

記

寶林華嚴教寺記

越之飛來山寳林寺華嚴疏主清涼國師受度之所也世祖皇帝既取宋遣大浮圖亢公號亢鐵㸗者訪求江南化佛靈僧遺跡所在首主慈山則斥為禪居已以佛照大師文萃時方出世南塔以華嚴之學開導其徒亢公一見深敬服之亟拜牀下暨還　朝以名聞有　旨召赴闕稱疾弗行乃命復寳林故額定為華嚴教寺授以師號錫以金襴法衣俾為住持至元二十一年冬十月也佛照仰聆　帝制入踐祖庭掌握圓宗𦍒芳七葉今住持大同謂寺之廢興略見於舊記而所書或止於一時之事莫詳其沿革之顛末或有當屢書而未及書者爰代

石屬潛備記之按郡志飛來山在府東南二里所一名龜山一名怪山東晉僧曇彥與許詢造塔其上宋僧惠基以皮道輿所施宅建寺其旁梁岳陽王詧師越因見彥而自悟為詢後身遂增廣其故宇為母寶林夫人祈福號寶林寺唐光宅中更名光宅開元間仍名寶林中廢於會昌而重興於乾符以應天為額宋乾德初僧皓仁即故址創新塔九層八面其高二百三十尺塔附於寺同號應天熙寧末俱以災燬郡守程師孟為恢廓其規制而一新之侈於前者三倍且奏請以禪僧居焉賜名寶林十方禪寺其後改崇寧萬壽而又更崇寧為天寧改報恩廣孝而又更廣孝為光孝紹興中寺毀于災久而復完乾道末加以塗塈藻繪而其華好為東南列剎之冠然自是登載於文字間者希闊寂寥其盛衰莫可考已佛照之來教席既正道價益隆

繼慕而至者樂以田歸之復舊增新隷於本郡及慶元嘉興諸
莊者總為田五千餘畝土木之功窮壯極麗山川改觀人天具
瞻春期夏講學徒鱗集山有石井下與海通水有神鰻隨潮隱
見教禪易置靈應久虛至是井之涸者復潮鰻之隱者復 豈
偶然於佛照遷杭之慧因而佛衍大師法昌以至元三十年來
補其處架傑屋於法堂之北以開計者九大德元年佛惠大師
元啓繼之塔尋後以災毀役繁費鉅未易致力乃先營庫堂及
護伽藍神之祠至大四年佛日大師時遇又繼之復慶元 已
得而隨失之田三千餘畝闢文室構鐘樓植牌軒繚以脩垣限
其內外立莊舍置船坊百廢具舉駙馬都尉瀋陽王函經一大
藏以施焉惟雲堂已簡材而未克備 工泰定二年慈明普慧大
師廣宣來主是山塔頼以新而雲堂亦成王公克敬于公九思

前後為郡丈相其役同郡僧本立佐其費尤厚燈油有局則耆猶僧德馨捐田五十畝創為之元統元年繼宣者志學又治經藏作廬聽重紀至元之四年秋天同以佛照之孫佛日之子嗣領教事飾佛菩薩像暨羅漢堂設無盡燈覩西廡之腐敗摧剝悉撤去而更為列屋環於雲堂之後標其外曰南齋揭其中曰草堂每一室為一齋皆有扁牓來學之衆雷動雲合不減佛照時刻華嚴行願疏金剛助顯錄使因疏以通經修首楞嚴期使由解而起行以古今名賢或詠歌其登臨之勝或紀述其興作之勤聚而刻之曰寶林編以備山中故事焉潛竊惟寶林之易教為禪適千二百甲子而江南之版圖歸于職方金輪御宇表章教乘佛照一旦光膺　上眷亟闡先猷教基以之而永存宗風以之而大振蓋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昔佛照問道於

月堂瓊公告以此事自有時是雖語佛道之長遠世間盛衰得失之故何莫非時之所為哉追叙廢興以記千載難逢之會其辭之繁而不殺有不暇計者矣國師道在遺書行在別傳佛照設利所藏亦自有銘此不著佛行佛惠皆出　旨授佛日則帝師所畀云若夫山與寺之所以名舊記多本於越絶吴越春秋而又參以傳聞之異辭令無所從質姑俟續郡志者訂定焉

龍興祥符戒壇寺記

杭州龍興祥符戒壇寺梁大同間郡人鮑侃捨宅以建也初名發心至唐而更其號曰衆善曰中興曰龍興宋制諸州咸立大中祥符寺而茲寺例賜新額寺蓋律刹故有戒壇今遂合而稱之曰龍興祥符戒壇寺云按圖志寺基廣袤九里有奇其子院有千佛諸天二閣而戒壇有院又有鐵塔及大小石塔錢王九

百九十眼井實靈之大智律師受經之地觀眉山蘇公南豐曾
公上元所題紗籠銀葉錦帳紅雲之句其規模之宏廓盛麗可
知也建炎南渡金人擁重兵薄城下城陷寺毀而地入於官因
斥為御前軍器所民居往往錯峙其間惟存西南一隅以為寺
國朝至元十三年宋社既墟寺亦鞠為荊棘瓦礫之場二十一
年中菴吉公令其徒請于郡府願入錢儌地仍置僧坊以續其
香火使勿絕事下有司覆驗得鐵塔一石塔二古井九與圖志
合知為寺之舊址無疑乃給券書悉以其地五十九畝九分歸
于本寺二十五年江淮福建釋教都總統所被
上旨凡故所有寺而今弗存者俾復為寺於是祥符始得蠲其
歲所入錢而以地為寺之永業時吉公方主明慶法席而歆堂
恭公久居明慶歷典要職譽望素孚於人爰舉以為住持二十

八年也恭公既涖事即扣巳槖得錢數十萬繕召匠簡材百堵皆作未幾而佛殿觀音閣方丈之室演法集僧之堂樓鐘之樓門廡倉庫齋庖湢室靡不畢備為屋總若干區穹簷廣霤傑棟脩宋藻繪髹彤照映城郭遂為一郡之大招提慮無以給其食則置田若干畝於吳中為役至殷為費至鉅皆恭公身任之名雖因舊以為新實則創造也大德四年工告訖事有以恭公之名聞于 上者欽承 睿旨加護有嚴而 帝師亦畀以智光普覺之號至治元年恭公告寂勲公嗣再傳而為秀公秀公視恭公為曾大父以重紀至元之四年來補其故處恒自以弗克負荷為懼捐衣盂之資作輪藏覆以大厦而函經以實之設十八大阿漢及律宗諸祖之像嚴奉如法且作别院于城西以祠恭公謂恭公起廢之功久未有述乃伐石來徵文以為記夫宇

宙間事成壞有時其所由廢興則存乎人耳祥符之為寺千有
餘歲而廢又百有餘歲而
聖人御世佛日再中恭公之生人與時會用能以廢為興熾然
建立如此秀公夙承羈累而不忘纂修其所已成彌縫其所未
及恭公可謂能得人矣寺之大耆舊亦恭公弟子而僧衆得度
於恭公秀公者十數它日恢弘祖道扶植教基固當代不乏人
也

報恩萬歲教寺興造記

華嚴疏主國師安住於清涼聖境叩妙德以凝神覿徧吉而覃
思窮探祕藏敷暢圓乘由賢首上遡龍樹馬鳴以達于大雄氏
聲教所曁自北而南三吳法會之盛以平江之報恩萬歲教寺
為第一剎考諸郡志則錢氏闢通玄之遺址揭支硎之故額已

不啻四百餘年逮入　國朝其規制日益修大盖清涼後　世
為圭峯密又　世為晉水源又七世為佛日崧而兹山之為賢
首教寺則始於佛日是為開山之初祖凡五世至今住持廣宣
祇承祖訓普接群機談塵一揮學徒雲合闡揚之暇視其簷霤
摧毀階戺圮夷像貌歆傾金碧黯昧懼因循滋久而葺治之不
時亟叩巳槖為之倡以来衆施於是豪宗貴族至于士庶之家
相與輸財鬻貨而壯者効其力巧者獻其技鳩材運甓扶土設
色百廢聿興而内外為之一新畀以田五百八十畝有竒而華
鄉糜粥蔬茹湯茗之須靡不畢具三門前峙高伉顯敞人天八
部出入無礙樓閣之開不勞彈指也兩廡旁列深靚廻複五百
應真涌現其間聲聞之身衣不弊垢也殿以妥睟容堂以演真
詮而棲淨衆種種莊嚴絢耀華好菩提之座無異於忉利天也

倉廩之充盈齋庖之豐足猶以衆香國土世尊所食之餘施作佛事於娑婆世界也謂世間之相成壞靡常扶植教基是在來者假兹貞石謁辭圖堅夫靈心絕待非有方所有漏之因去聖尚遥丹青土木何關於一大事乎然而法藉人宣人必依處欲因處而知其人故不壞外緣能因人而知其法故悉成妙境即事皆理無處非真實相宛然非成非壞世俗文筆固不足恃以為永久也描畫虛空徒勞藻繢而已廣宣字無言族某郡某氏其來涖法席以至正二年夏六月被　璽書加護則其年某月云

虎丘雲巖禪寺興造記

自佛學行于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侈為寶構華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末散作大衆之依怙俾來者覩

相而生信也丹青土木之事雖若涉於有為而事之與理不相留礙推理而適於事清淨覺地即大伽藍混事而歸於理積土聚沙皆已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於心境之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因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湧山有大招提曰雲巖寺山之所以名寺之所由立悉見于圖誌山則吳王遺蛻之所託秦皇轍迹之所屆劍池及試劍石在焉寺則晉王氏昆弟司徒珣司空珉所施之別業生公講經處點頭石千人座在焉宋至道中始以寺為禪剎皇祐初又更為十方住持紹興間長老大比丘隆公以圓悟嫡子坐鎮兹山法席鼎盛東南大叢林號稱五山十剎者虎丘實居其一大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繼經有室容聲儼然繼以雪庭瞎堂松源笑翁諸宿德唱道其中

而宗風愈振纂承基緒代不乏人而支傾植仆日不暇給際今昌辰尊崇像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克大起其廢重紀至元之四年今住山明公嗣領寺事始增飾佛菩薩阿羅漢執金剛神吏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繕治舍利之塔經律論之藏範美銅為巨鐘視棟宇之摧墮蠹敝者或因或革百役並舉大佛殿千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司三門兩廡古木寒泉劒池華雨諸亭則完其舊祖塔衆寮倉庾庖湢宴休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為重門則改建使一新環寺為渠六千餘尺堙於客土水過弗行則疏瀹之凡其費一出於經用之羨財而集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伐石築隄屬于城闉以復唐刺史白公故迹未及乞工而明公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寺爰序其成績來取文以記焉明公材周而智圓觀一切法皆佛法未嘗於

一法中安計無為有為而生於厭故其經度指授父而弗懈閱七年如一日宜有以漬于成而不忘于素也前作後述是在來者可無以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所欲爲之志乎記爲興造而作山川風物之美著于前賢紀詠者此不復出焉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衛尉卿陸公僧瓚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重玄陳隋之際燬至唐而復廣德初加號廣德重玄遭廢於會昌末重興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復宋咸平間更一新之大中祥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改其額曰能仁南渡後燬于建炎末而後興於紹興間淳熙初始定爲禪居　皇朝因之而悉蠲其租賦差役曰承天能仁者並有其故額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爲寶幢永安龍

華廣福四院久之復歸于一尋又別立圓通禪院於其後而分立寶幢求安兩教院於其前凡建置沿革與廢興之故可見者如此其易律為禪也妙菴宗公為開山第一祖繼之者有若無門覺菴諸公皆以名德為世師表法會甚盛玲樓寶閣紺殿緇廬雄据乎萬井中而隱然為一大叢林五山十剎殆無以尚也仍紀至元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寺厄于災惟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溝祠靈祐廟獨存佛身丈有六尺邦人所共瞻依盤溝靈異之蹟尤著靈祐則衛尉之女不嫁而精於梵行以經營寺事而祀為護伽藍神以祈禱有應而賜廟額累封慧慈靈感顯佑善利夫人者也烈焰熾然而不與劫灰俱化人知為重興之兆矣顧法席久虛越三歲莫有任起廢之責者行宣政院詢于僉言俾廬山開先南楚說主之其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裓

坐具一布囊自隨聞其風者輸財厲貨川赴山積召匠簡材首
建大殿殿楹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圍十有五尺厚棟脩梁曲欒
方楶咸與楹稱楹之表上至屋極又若干脩去其崇若干尺廣
加其脩若干尺像設繪事種種莊嚴摶土設色皆出國工之手
殿之後有萬佛閣其楹加於殿楹三十尺閣爲間五而東西朶
樓爲間四隆其中而殺其旁縱橫脩廣各中于度其上列十五
大蓮華一華一佛一一華瓣亦各有佛以足萬數下施機輪可
以運轉奇詭殊特昔所未覩範銅爲巨鐘至萬八千斤比舊加
三之一會南楚升居徑山所作無量壽觀世音護伽藍神三小
殿及演法集僧之堂三門兩廡廚庫之屬皆弗克視其成它所
宜有而未及爲者猶多也今住持雪窻明以至正四年秋九月
由虎丘遷主茲寺亟捐衣盂之貲構經鐘二樓各爲間者三其

崇十有七尋脩廣稱是棲經有藏塗以純金一柱八面納匭五百天神環繞力士翊扶旛蓋香雲繽紛蒙蔽遠官大姓好事之家觀者莫不目眩心駭爭投錢幣以助勝緣雪窓之經畫相勞靡憚其勤甫及三歲土木之功秩然有序以老病厭理繁劇悉衷衆施併傾巳槖以授提點僧而退處虎丘之東菴八年冬行中書省謀於行宣政院輓之復出遂以九年春三月再正法席增飾萬佛創造四辟觀世音四天神王護伽藍神補畫正殿之八十四龕廡下之五十三叅朽墁毀隳縝壯龍窖縣彩金碧絢耀華美廚堂庫院什器之須纖細畢備南楚之弗克視其成者至是可以無憾矣斥大方丈為閣者五上為重閣下為廣堂前為聽事而蒙堂有位衆寮有閣倉庾湢室亦次第告成南楚之未及為者雪窓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為雖

曰前規後隨而功實倍之南楚之成其始者奎章閣侍書學士
內翰虞公記之而雪窻之成其終者未之有記於是其徒奉事
狀屬潛書而刻焉阿含經世尊說若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
南楚虎巖適嗣雪窻以晦機咲隱為師友相與紹隆祖道扶植
教基期與　國家億萬斯年永永無極是用假方便力示現有
為不離世間法而入第一義豈止可資二梵之福而已雪窻之
功倍於南楚而潛於虞公無能為役何以贊一辭哉姑序其歲
月使來者有考云爾

思谿圓覺法寶寺舍利塔記

吳興城東三十五里思谿之上有大叢林號圓覺法寶寺住山
文梓重建塔成伐石屬潛書之用圖永久按狀宋崇信軍承宣
使王公永從宣和間仕于朝慈受深禪師時住慧林永從暇日

數與之游而咨決心要間語及有為因果禪師言起塔之功德
最勝蓋舍利所在則為有佛也永從既謝事而歸則捨家造寺
建塔迎禪師為之開山其後永從子孫日益衰悉取故所施田
而寺遂廢淳祐間觀文殿學士趙公與簒捐金錢畀之使以田
復入于寺且繕葺其棟宇寺以復完　國朝至元十三年塔與
寺屋俱燬于兵雖屢易主僧率皆苟簡架漏取足自容僅存其
香炧弗絶而已皇慶二年梓宴来盤巳貲集衆緣大治土木作
殿堂門廡及齋廬庖廩之屬為屋總若干區惟塔之役甚鉅久
乃克致其力因舊為七級而增新為八面飛金湧碧巍煌中天
闌楯外周龕室内秘華燈寳鐸交輝和鳴睟容寂語妥置如法
緇白四衆瞻仰讃歎以為多寳全身已滅而復現也在
仁宗時西天竺嘗以古佛金剛座石製塔方廣若干寸函舍利

来獻　詔以賜魏國趙公孟頫魏國尋以歸于梓倶永鎮兹塔而祈福報　上至是諏吉奉安惟謹故所有辟友佛齒骨舍利亦并藏焉起天曆二年春訖至正二年秋凡十有五年而告畢工其秉心也專肆力也勤矣滔竊惟事之廢興係乎時物之成壞關乎數不闓乎時與數而歷刼長存者其惟夙昔所發深心大願乎異時之真僧上士有出没人閒三世而後合浮圖之績者今乃以十有五年之頃熾然建立如此不啻事半而功倍自其異者而言之時與數誠若不齊自其同者而言之本願則均是故應知三世非遠十有五年非近虚空有盡此願無窮矧今聖人出乘機緣之遇合而來止于此願力所感殆非偶然視昔真身法塔爲輪王天上人閒龍宫海藏之所分貯一即八萬四千八萬四千

即一光明之聚遍法界無所不照其功德爲異爲同雖有巧智莫能分別尚安能測其時與數之盈虛乎所可托以永久者有不在區區世諦文字之末也姑叙其畧庶來者得以考其構興之歲月云施財爲助者之名街具列于石陰茲不著

武昌大洪山崇寧萬壽寺記

鄂之城東有佛刹曰大洪山崇寧萬壽禪寺此黄鵠山也而謂之大洪山者蓋大洪隨之名山自隨而鄂自鄂而許地雖易而號名不殊示有所本云爾鄂今爲武昌山距城十里而近北枕江漢南帶湖湘東届壽昌下瞰樊水層巒疊巘交拱互揖西接城闉民堵萬區前臨通逵而市聲邈不相及山之巔有岳忠武王手植巨松斗牛亭仙人石鼓崖尤爲奇偉地位峻絶風物清閒寺特據其最勝處遡其所自出推靈濟慈忍大師爲初祖大

師諱善信以唐廣德二年四月六日下生於洪州南昌王氏受度於本州開元寺北丘清照而契心印於馬祖道一禪師北遊五臺感妙德現瑞相發願為衆僧執爨三年僧力都之大師涕淚雪泣感嗟不已有老父告之曰汝緣在南方衆不汝容盍行矣手逢隨即止遇洪即住大師遂挈瓶錫南還以寶曆二年秋抵隨州覩一山巋然問於逆旅主人曰此為何山答曰大洪山大師惕然思老父語則延緣而入至于山麓諸水所委匯為重湖神龍居焉旱乾水溢有禱輙應時久不雨鄉人張武陵具羊豕將以致禱大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不時本由業感害生自利徒增汝罪可且勿殺吾為汝祈約以三日必雨武陵聽之大師探幽履險得山之北巖泊然宴坐運誠默禱及期雷雨大作雨既霑足而止武陵訪求大師於巖中大師時猶在定蛛

絲冪面附耳而號挂體而告父之方覺武陵遂施以其山爲建精舍大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大師密語於龍神曰吾前許以身代牲殺汝血食今捨身餇汝可享吾肉即引刀斷左右足白液滂流儼然入滅雙足留鎮山門肉色久而不變四衆哀慕稱之曰佛足有司以聞于朝賜號慈忍大師所居精舍賜名幽濟禪院後以禱祈屢有奇驗累加大師號曰靈濟慈忍其佐神十有二封爵自王而公而侯等差不同皆天下知名之神咸靈烜赫被于四方此隨之洪山也宋末隨數被兵洪山又當其要害爲南北必爭之地邊境之民既多流散叢林之下亦無以安其居京湖制置使孟公珙隨人也與都統張公順謀遷其衆適于樂郊乃度地於茲山請雲菴與自隨州捧佛足及累朝所被告勅徙寺額僑置焉仍奏請賜今名曰崇寧萬壽俾興爲之開山

此則鄂之洪山也與之後無諍須則翁寛繼之
世祖皇帝在潛邸時師南伐駐蹕鄂之元興寺遥見茲山之頂
有神人立於雲端詢知為大士化迹所寓深加敬異暨班師寛
因函佛足扈從至京師特命安置於秘宇而嚴奉之　上既正
位宸極有　旨遣使偕寛護送還山道出許州佛足重莫能舉
使者歸奏　詔即其地建寺與之又許之洪山也鄂經摧陷之餘
寛又去不返呂公文德制置京湖請無積聚主之而寺以復新
繼之者緣菴過建靈濟塔增置菴院土田而玉崖潤無邊詠竹
溪禧又繼之寺以災毀禧方謀起其廢俄委順而化至順三年
今住持華公實來毅然以興復自任積衣盂之貲躬求良材於
江上造大栰以歸顧舊址局於地勢隘陋褊迫位置不皆合於
規式乃衷崇岡堙巨壑累石為基使就顯敞首創大佛寶殿棟

守之制悉擬於京師列刹而華飾有加焉兩廡山門之上為萬佛閣演法棲僧有堂輪藏及祖師公王有殿天書有閣而鐘樓經臺丈室蒙堂旃檀林前資寮庫庾庖湢之屬無不畢備始作於元統二年之某月訖功於至正某年之某月費錢總若干萬緡出於華公者一萬出於舊僧宗森者二萬餘皆出於衆施及經用之羨財金碧彩彫輝映林谷宏模偉觀人天具瞻其在先朝嘗以為中宮祝釐之所頒以香鐙金幣禮甚厚三大洪山法席之盛莫武昌者也華不遠數千里來徵文以記之潛竊惟毗盧身土周徧一切三千世界一一須彌無去無來非彼非此然則山未有寺法界宛然寺之既遷依然故處增減成壞之相了不可得豈世俗文筆所能記乎若夫法身大士示現有為於如幻境作饒益事應化之迹亦有可得而言者序次第本末

俾歸而刻諸華別號枯木嗣法於靈隱閻禪師云

潛岳法喜院記

金華縣北二十里有佛廬曰法喜院山曰潛岳按郡志潛岳一名火犖山狀若芙蓉蓋今之芙蓉峯也環四旁皆緇錫所聚法喜峙其東而獨配茲山以爲稱或者昔嘗依山建院後乃徙置今所歟是不可考已舊傳院在唐爲巨刹衆至七百水暴溢山谷間一夕盡毀居民覩瑞光現其處發地得古石佛旣而有文翠禪師者莫知何許人即荆棘瓦礫之場構屋而居墾田而食院以復興後梁之乾化三年也宋治平二年初賜今額甲乙之傳無慮數十人承之者宜湣念其故宇庳陋摧圮弗稱

天朝尊崇像教之意將斥大更新之乃辭所領聖通法席而歸罄巳槖以市材鳩傚匠傭與法孫元牧各出指端血書華嚴經

以自擔期事之必集起至元二十有七年訖元貞元年大殿三門次第就緒司教事者無能爲其勸相頑逞貪虐以撓之澹不得已避于北阜僅畢東廡遂輟土木之功大德七年始克營西廡遷普同塔捐錢助造佛菩薩阿羅漢護伽藍神之像而爲澹結菴於北阜者里人陳文通及其子德明也十年冬澹示疾而化收以宿願故汲汲焉纂其所已成而圖其所未至食淡衣麄銖積寸累久乃以延祐七年重興其役逮至順元年佛閣及演法棲僧之堂經藏鐘樓庫庾庖湢乃悉告完創觀音殿於法堂之後而祠故中書舍人潘公良貴於大殿之左尋又割田若干畝以待繕葺之須其致力於此四十寒暑矣收以書請紀其歲月且言潘公得法於佛燈珣禪師語在嘉泰普燈録來祠十載往來山中恒自稱養空居士曰與叢林衲子同起居飲食没因

治地以葬遺缽迄今存焉公能以道自信而不泥於名迹非有德於吾徒而吾徒歆仰之不已祠之所為作也幸併志之竊觀考亭先生序公文集於公平生本末論述甚具向之云云皆先生所不道而謂公自少至老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清苦貧約處之超然由先生所言而推其所不言則公之有得乎中無累乎外高風遠致固可槩見牧之言良有徵不誣也況夫祠之興廢繫於院之盛衰尤不宜無以示後庸備著之俾與遊方之外者商而刻諸澹號雲村牧號雙澗云

杭州明慶寺記

杭之佛廬甲於東南湖山勝處禪林法窟高下森列嚴阿磵曲殆無遺壤傳律學者明慶最為鉅剎乃歸焉獨擅乎闤闠中四壖之外皆坻隱賈區細人之家一或弗戒輙有欝攸之警然其

毀也不久輒復蓋負荷有人則以廢為興直易易耳按郡志唐大中戊辰僧景初肇剏精藍於木子巷曰靈隱院集賢殿學士柳公權為偏其游息之所曰明碧軒宋大中祥符壬子乃錫今額曰明慶寺暨詵公以大智祖師之上首弟子來涖法席四衆歸仰屹為律宗南渡後僑置京邑于杭明慶號御前香火視東都之大相國寺宰執百寮歲時祝釐與凡禱禳之事咸在焉寺之舊址不啻百畮自毀于金兵遂為荊棘瓦礫之場大將劉鄜王家因取以廣其賜第它田土又間為有力者所奪僅存其什伍寺幸不廢其後寂菴光公始請于朝復長洲田佛慧思公入內講律稱旨鑾輿之來戾有和大臣所進喜雨詩宸奎之藻飾有明慶及南山道場六大字尋得請復崑山田而屋室亦漸充擴逮至我 朝像教之隆古所未有佛瑞祥公佛慈吉公佛鑑

良公佛壽元公先後登于律座是迓是續罔有弗虔至元癸巳大德癸卯十年之間寺再燬而再完且寖復其故址則佛鑑之功也學徒得以安居而習其業者垂四十年至正辛巳之夏寺㳺厄于災今住持律師杲公弊衣糲食苦心勞形掇拾遺燼以圖興復耆舊無不為之感動而交相之地之入于劉氏及它姓者皆莫敢有而悉以來歸乃召匠簡材諏日庀工首建大殿更其位置使稍西以遠敵煩而近亢爽危擔廣霤邃宇崇階金碧髹彤絢爛溢目鄞郡僧安公覩是勝緣亟抽巳槖以倡衆施造釋迦彌陀藥師文殊普賢迦葉阿難之像妥安其中觀世音三十二應湧現其後阿羅漢諸天環侍其旁華旛帳座種種莊嚴靡不備具丞相國王朶而只時坐鎮江浙躬率官屬捧香幣集寺僧如其法展慶贊之儀豪宗右姓稽首嚮風爭薦貨以佐營

繕之費師益募耆舊僧出長財作佛閣僧堂鐘樓三門兩廡庫庾庖湢不五年咸潰于成寺有王荆公題法喜堂諸詩蘇文忠公書普門品及題大智所書彌陀寺碑次第搜訪而重刻焉舊觀頓還故疆畢復于前人有光矣奚止能起其廢而已哉師以為盛衰有時關乎天數非人所能勝是皆蒙被
帝力以濟登茲日與其徒修净行發弘願上以增崇
睿筭下以扶植教基期億萬斯年相為無窮爰伐石求書其廢興之故用告于來者滑嘗聞儒以禮立仁義佛以律持定慧佛之律猶儒之禮也在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廩廐為次居室為後師以利益群品故作如幻事既新寶構而示有所尊又實帑藏而俾得所養惟方丈之室未及就緒庫屋數椽不庇風日有合乎禮之居室為後者其精於律而通於禮亦吾儒之所

喜聞而樂道也庸併書之

南天竺崇恩演福寺記

杭之南山由雷峰訖龍井其間浮屠之居四十有二而傳天台之學者惟崇恩演福寺為最盛寺在小麥嶺積慶山之靈石塢今所謂南天竺也宋渡江初山未有寺嘗斥為牧地後以祥光異響出現其間人咸驚異焉淳祐戊申葬貴妃賈氏于山之左肇建寶坊錫以今額命天台宗師圓菴果為開山率其衆入而居之尋復給田以充華香食飲之須降錢以資土木營繕之費景定壬戌葬周漢國公主于山之右益畀以吳江上腴之田五千畝嗣領教事者初巖鑑石庭生並賜紫衣加右街鑒義毒鼓聲始奏蠲科徭而依律結界少蘊光性菴岳浩翁川潛山珦次補其處俱能恪守成規咸淳戊辰賈魏公柄國以妃同氣故大

發私帑俾禪僧絕岸湘增新其棟宇顯敞宏麗視昔有加我
朝尊尚教乘大江以南佛僧所廬悉惟其承傳之舊於是無極
度古源清海翁學寔來而弘演五時八教三觀十乘之旨以淑
其徒古源又即晉僧肇曰蓮華院歲修法華三昧開東路會飲
馬橋夾玉几峯而出至元戊子雲夢澤被　旨入覲對　御説
法深稱　上意特賜　璽書作大護持自柳塘權渭濱清松溪
晏傳至湛堂澄玉岡潤而諸方龍象多出其輪下人稱之為教
海又再傳至竹居簡而寺以重紀至元丁丑燬于災久未克興
復會法席偶虛行宣政院求能負荷其事者得今才公以住是
山至正癸未也涖事伊始僧俗信嚮而至者或為創大殿造洪
鐘或為作三世佛及文殊普賢迦葉阿難之像或為作觀自在
像湧現其後或為作梵釋二天像列侍其旁或施以一大藏教

而十地菩薩大阿羅漢護法天神之像則令衆力以成之寺之
耆舊咸克交贊叶助而分督其役齋室數重庫庾庖湢既莫不
畢具而雲堂丈室經鐘二樓皆次第告成先是衆以殿之方向
為疑禱之三日乃得吉卜遂無所改護伽藍神新像衆所未悉
亦決於卜而後定棲越有祠在殿西偏門徑廹隘則闢使寬廣
凡可以致其力者無不為也惟茲山支于天目至是適當風氣
之會清淑所鍾鬱而不洩回巒迴複窈然靚深泉甘土肥林木
茂遂誠宇宙間奧境也閟藏于空荒寂寥之中其已久矣造物
者一旦而啓之微妙法幢熾然建立際逢昭代教道亦隆其興
也殆若有時未及百年而鞠為荊棘瓦礫之場其廢也疑亦有
數得今才公而舊觀復還雕楹鏽桷絢耀崖谷金鈴寶鐸殷入
霄漢益以廢為興存乎其人不可盡委於時與數也豈宜無以

垂示來者使勿墜其志乎才公名必才字大用嗣法於湛堂云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十二